

話絲

期八十三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論睜了眼看

魯迅

虛牛先生所做的時事短評中，曾有一個這樣的題目：「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氣」（猛進十九期）。誠然，必須敢于正視，這纔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并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麼氣候。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

但現在我所想到的是別一方面——

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聖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許。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却大半還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至於說對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來的新說，還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視」問題去：先既不敢，後便

不能，再後，就自然不視，不見了。一輛汽車壞了，停在馬路上，一羣人圍着呆看，所得的結果是一團烏油油的東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有些人確也早已感到不滿，可是一到快要顯露缺陷的危機一髮之際，他們總即刻連說「並無其事」，同時便閉上了眼睛。這閉着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之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于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因為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再說費話，就有一「不合時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學教授的糾正了。呸！

我並未實驗過，但有時候想：倘將一位久蟄洞房的老太爺拋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將不出閨門的千金小姐拖到曠野的黑夜裏，大

概只好閉了眼睛，暫續他們殘存的舊夢，總算並沒有遇到暗或光，雖然已經絕不相同的現實。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

中國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說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個才子在壁上題詩，一個佳人便來和，由傾慕——現在就得稱戀愛——而至於有「終身之約」。但約定之後，也就有了難關。我們都知道，「私訂終身」在詩，戲曲或小說上尚不失為美談（自然只以與終于中狀元的男人私訂為限），實際却不容于天下，仍然免不了要離異。明末的作家使閉上眼睛，并這一層也加以補救了，說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經這大帽子來一壓，便成了半個鉛錢也不值。問題也一點沒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狀元，而決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來有人以為新詩人的做詩發表，是在

本日期錄

論睜了眼看	魯迅
吃烈士	子榮
去鄉	馮文炳
禮部文件	江紹原
	凱明

出風頭，引異性，且遷怒於報章雜誌之濫立。殊不知即使無報，牆壁實「古已有之」，早做過發表機關了；據封神演義，紂王已曾在女媧廟壁上題詩，那起源實在非常之早。報章可以不取白話，或排斥小詩，牆壁卻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還有破磁可劃，粉筆可書，真是窮于應付。做詩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却要隨時發表，雖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難以杜絕的罷。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于實寫的，而那結果也並不壞。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一個披大紅猩猩氈斗蓬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這樣闊斗蓬的能有幾個，已經是一「入聖超凡」無疑了。至于別的人們，則早在冊子裏一一注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於奈何不得。然而後來或續或改，非借屍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一生且當場團圓，纔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癡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赫克爾說過：人畜人之差，有時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我們將紅樓夢續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

「作善降祥」的古訓，六朝人本已有些懷

疑了，他們作墓誌，竟會說「積善不報，終自欺人」的話。但後來的昏人，却又瞞起來。元劉信將三歲癡兒拋入醮紙火盆，妄希福祐，是見于元典章的；劇本小張屠焚兒救母卻道是為母延命，命得延，兒亦不死了。一女願侍痼疾之夫，醒世言中還說終于一同自殺的；後來改作的卻道是有蛇墜入藥罐裏，丈夫服後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經作者粉飾，後半便大抵改觀，使讀者將誣妄中，以為世間委實儘夠光明，誰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時遇到彰明的史實，瞞不下，如關羽岳飛的被殺，便只好別設騙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飛；一是死後使他成神，如關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報更滿人意，所以殺人者不足責，被殺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們各得其所，正不必別人來費力。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却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贊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羣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死，自衛，却只顧歌詠那一羣烈女。彷彿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

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為，因為我們已經藉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滬漢烈士的追悼會中，活的人們在一塊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罵，也就是和我們的先輩走有同一的路。

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塗的燈火。這是互為因果的，正如麻油從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他更油。倘以油為上，就不必說，否則，當參入別的東西，或水或鹼去。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于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鬪將！

現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贊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只可以嚇啞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為中國就要中興。可憐他在「愛國」的大帽子底下又閉上了眼睛了，——或者本來就閉着。

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鬪將，中

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七月二十二日。)

吃烈士

子榮

這三個字並不是什麼音譯，雖然讀起來有點佶屈聱牙，其實乃是如字直說，就是說把烈士一塊塊地吃了下去，不論生熟。

中國人本來是食人族，象徵地說有吃人的禮教，遇見要證據的實驗派可以請他看歷史的事實，其中最冠冕的有南宋時一路吃著人腊去投奔江南行在的山東忠義之民。不過這只是吃了人做義民，所吃的還是庸愚之肉，現在却輪到吃烈士，不可謂非曠古未聞的口福了。

前清時捉到行刺的革黨，正法後其心臟大都為官兵所炒而分吃，這在現在看去大有吃烈士的意味，但那時候也無非當作普通逆賊看，實行國粹的寢皮食肉法，以維護綱常，並不是如妖魔之于唐僧視為十全大補的特品。若現今之吃烈士，則知其為——且正因其為烈士而吃之，此與歷來之吃法又截然不同者也。

民國以來久矣沒有什麼烈士，到了這回五卅——終於應了北京市民的杞天之慮，因為陽歷五月中有兩個四月，正是庚子豫言中的「二四加一五」，——的時候，纔有幾位烈士出現于上海。這些烈士的遺骸當然是都埋葬了，有親眼見過出喪的人可以為憑，但又有人很有理

由地懷疑，以為這恐怕全已被人偷吃了。據說這吃的有兩種方法，一日大嚼，一日小吃。大嚼是整個地吞，其功效則加官進祿，牛羊繁殖，田地開拓；有此洪福者聞不過一二人，所吞約佔十分七八，下餘一個左右的烈士供大眾知味者之分嘗。那些小吃者多不過肘臂，少則一指一甲之微，其利益亦不，僅能多賣幾頂烏撒紗帽，幾雙烏撒弓鞋，或在牆上多標幾次字號，博得蠅頭之名利而已。嗚呼，烈士殉國，于委蛻更有何留戀，苟有利于國人，當不惜舉以遺之耳。然則國人此舉既得烈士之心，又能廢物利用，殊無可以非議之處，而且順應潮流，改良吃法，尤為可喜，西人稱中國人為精于吃食的國民，至有道理。我自愧無能，不得染指，但聞「吃烈士」一語覺得很有趣味，故作此小文以申論之。乙丑大暑之日。

去鄉

馮文炳

S的遺稿——

病裏作客，漸漸有點不能耐了，於是想到回家。吃了老母的幾天茶飯，我的心算是從來沒有這樣溫暖過了，但那米是借來的，分明的偷偷聽到，於是我又去作客。

母親的心事我是知道的：「三歲上喪了父親，這副倔強脾氣！」然而除了坐在桌子旁邊，望着我一粒一粒的把飯吃完，可能說一句

阻擋的話嗎？

「兒呵，病——」我的傘卻已經拿在手上，一步一步的跨出門檻了。

我沒有同我的鄰舍打招呼。兒時差不多不分寒暑晝夜伴着一般哥兒姐兒在上面遊戲的稻場，也未嘗博得我眼睛的一瞥。而我打算掉頭，掉頭看一看母親含睜未發的——怕接着就印在我的足跡了罷？——我那裏又有這大的力氣呢？

這樣，我已經出了我的村莊，在荒塚纍纍的野原上走。

我有時飄飄欲仙，彷彿身子是沒有重量的。而又有點悚然，——青天綠草，這纔照見了可怕的憔悴！陡然一陣咳嗽，顫抖而微細的聲音，跟着眼光遠及於天際，——「後面在喊我哩！」……

我感覺到的是怎樣親切之感呵，——立刻消失於淚海之中了，——這時我還未掉頭。

——遠遠草坡上，正是白髮的——我頓時覺得要轉去，而我的聲音不能為我傳報，亮晶晶雙眼，卻明明映着那揮揮的手了。

「母親呵，你的繫念，照護兒的前程。」我已到了碼頭。

圍住我的，四五個舟子，我不知道怎樣回答纔好；無目的的伸頭四顧，快要開槽的一

隻，艙首是女——

「S先生？上京嗎？」

我悽慘的笑了，

「萍姑娘！——回家？——幾時來的？月半？——啊，中元上墳。」

有誰在問她似的，她回向艙裏，咕囁着。

「一個人嗎？」我問。

「不，我的弟弟。」

「上船好久了罷？」

「口茶的工夫。」

朋友，你曾經受過旅路的寂寞麼？想一想我這時的歡喜！雖然並不意識着，已足夠使我挺挺立住，覺到我的存在了。同時我的前進是充滿熱力的，而又非毅然決然的同半個鐘頭以前一樣以為是要走路，只抖着精神在預備，——衝口而出的：

「姑娘先走罷，N鎮再會。」

待到自己也聽見了，船頭已經駛過去，彷彿一聲要把天喊破，其實是瘦伶伶的立在海岸。

終於是要走的，何況舟子不住的敦促，——我的心也不是完全的沒有憑藉罷？「N鎮再會」，不單單留在耳朵響着？一眼望去，廣闊得叫人害怕，而且也可以不望？只要你緊緊的睡張開眼睛不就是——

「開頭呵，先生！」

我獨坐在船艙，視線與水天相齊，望去蜻蜒一般的平伏着四五隻，想認記一隻出來，而分不清那是在前，那是在後，——我的孤單總算是牽連住了，舟子一聲，「那位姐姐是先生的親戚嗎？」我纔掉轉身，抬一抬眼光，再是答：

「鄰居。」

看出了這兩個聲音並不比搖櫓那樣不費氣力罷，舟子不再問我，而我這纔聽見櫓聲了，慢慢的問他：

「趕得到那頭的午飯不呢？」

「順風倒快哩。像這——怕要太陽落山。」我不自覺的朝他凝視着，我的奄奄一息不能伴着他的櫓聲，延續的凝視着，截然的又掉過去，自己聽見了，——齊滴在衣衫，自然，也瞞不過他，世間上有什麼比憔悴的面龐所含住的眼淚更為晶瑩呢？

水面已經寬闊了許多，前乎我們的，也趁這當兒參差在湖上，——舟子呵，你們是靠着鷹也似的攫搏的眼光並不互相告訴的循着自己的路徑嗎？

洋洋湖水漸漸成了一片綠，不消說，是蘆柴。船隻也漸漸的少——隱沒了。我就一隻一隻的跟着蹤跡，左右流視，這卻攪起了喜悅，彷彿兒時看水鳥蘸水，——最後一轉，什麼也不見！——綠叢裏望見了孤帆！——「不，那

裏也是哩！——這明明乘風而來了。

「難道歡喜者伴來的都是歡喜？——幾時再載着我的笑容奔向——」

那白髮，那揮揮的手，突然又浮在我的眼前了。而脫蘆而出的，迎面飛來，船頭上坐着一人，解開胸襟納涼，——攪起一條水線，過去了，宏亮的話聲，卻還留在餘響。

「你們當中，有以我的故鄉當作旅舍的嗎？我想是沒有的。」

自然，我並不能掉頭，然而我望見了他們的前程：水的盡頭是山，山是青的，天也是青的，在山的盡頭，——不，中間還有雲，白的雲，三歲時候，玩的糖壽星，一個一個的擺在那架上，指着母親要買，正是那樣；兩岸又望得見村里，低在地上只不過一球黑林，在冒煙——

「噙……」

這一聲——船已經進了蘆柴，——似乎又停住了，因為不再響。仔細聽，雖然響，是風。我於是掉頭——

舟子果然蹲在船板，尋覓什麼。

「先生，我認識您。」

「你——你認識我！？你怎麼認識！？」我真是咬住了我的牙關，發出這聲駭詰——其實比話聲還快的擲過去的眼光，已經為我釋然了

「不上十天工夫，我不是從那頭載先生回來嗎？是不是？要像那天——那天先生正趕到家吃飯罷？是不是？」

他一面說，一而又低下頭尋找，隨就對我坐住。

我好不容易吐一吐氣，——得了轉變我的眼睛的地方了。

那是他的煙筒。自然，他並不是拿出來做認識我的見證，——他何從知道，我曾經默默的賞識過，的確是這樣一個紅得發亮的古老的竹根。

這，我立刻也以爲可喜，——只是一暫呵。

「爲什麼總是回來纔——」
我沒有說完，他在一口氣吸下去。

「什麼？先生，」
「沒有什麼。」

他依然是吸。
「母親呵，你想探一探兒的消息嗎？最好是來訪他，他收進了兒的笑，兒的——」

我伸頭到艙外，站在船頭朝來處——怎

的，陰沈沈的！不見青山，不見白雲，簡直同剛纔——不過心裏知道那裏不是我的去向，另外那揚帆驕傲的指示我也有跟我而來的罷了。

我只得又來搜視蘆柴。原來並非連成一

斤，一叢叢有帶水之隔，——那裏也在吹煙

哩！……

「是——」我要昂頭叱咤了，茫茫草莽，喊出我的萍姑娘來回答！這個勇氣我是有的，萍姑娘也決不抱怨我唐突，——誰不可憐我呢？

於是我又掉頭，用詢問的眼光看舟子，而他放下煙筒：

「走，先生。」
「我是說，那裏不也有人吃——」

「是的，這就叫做『中路停』，我們來往，多要歇息一會的。」

「請你問一問，看是不是——」
「啊，不是，我們只聽了聲音就知道。載那位姐姐的是我的姪兒，好孩子，茶煙什麼都不來。」

「唉，我的舟子，你那粗糙而皺摺的面額，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藏住了天時人事多少？」——其實我沒有出聲。

他慢慢的一句：
「先生，您睡一睡罷。」

我嗚嗚咽咽哭起來了！——我怎忍耐得住呢？——我更何須忍耐呢？

「睡嗎？不！平素我坐船，船老是從此岸緊接彼岸，今天，老翁呵，我要爲你嘔吐，

——我受載了許多人世的哀愁，他就成了鮮紅的花，開在我的心上，我的血一天一天的被他吸乾了，所以現在——」

「先生，您——」

「老翁，這我更難受了，你不要——我爲什麼最後還來賺你的眼淚呢？我是一個孤兒，在這世界上天天計算我的行止的，只有我的母親，最近的十年當中，我捱她住過七天，就是——」

「是的。」
「老人的眼淚是要把我的心都湮了的，請

——我真算是福氣，最後又遇見了我的萍姑娘，那位姐姐，她比我大一歲，小孩時我們常伴在一塊。早年她的男人在C城開錫店，我知道，我們鄉裏是有許多人跑到C城尋生意的。還有她的母親，現在是不在了，最是賞識我的聰明，簡直比自己的姑娘還愛。我隻身住在京城，我的脾氣壞，也沒有愛過什麼女子，可是我時常想起我的萍姑娘，想起她的笑，她的話音，她的——我就爲她祝福，——我老是這樣的，捧着一副虔心，寄念天下諸般孤弱。」

「先生，您還是年少！」
我們突然好像落在深坑了！——失却蘆柴

的合奏，前面又是汪洋。

我再講不下去，他也歇一歇手，揩抹着臉，——此時我向着船頭躺臥，——靜聽櫓聲

斷續。

不消說，我終於睡着了。

N鎮是縣境極西邊界，去C城也有半日的

水程。我們決定就在這晚走夜船，——其實我只是唯唯而已，萍姑娘又堅留我同坐一隻。萍姑娘的心事，我是知道的：雖說是初秋天氣，夜深露重，畢竟要比陸上為冷，——我的行裝除了一個手提的小包還有什麼呢？

吃過飯，我們在久於相識的飯店主人執住的豆一般的燈光之下，一步一提心的踏上船了。

我最後下艙，艙板好像一片白，——萍姑娘打開她的被囊來墊坐了。我靠船尾這一頭，萍姑娘的弟弟緊握萍姑娘，偏斜的對我。

「漆黑的」

小人兒用了細小的聲音發出他的愁悶，回答的卻從我的背後：

「十九二十邊，月出三更天」——一會就亮的。」

這明明是很生疏的送到我的耳鼓，而我的心動彈了，彷彿有意來告我：又在開頭！

「萍姑娘，難道我們不歡喜嗎？我記得你曾經要我叫你一聲姐姐，我不叫；我叫，你笑——」我轉到這樣的思想，——萍姑娘撫摩她的弟弟：

「睡一睡好不呢？靠我兜裏。——明天清早不就到了嗎？」

接着我們兩個談話，——飯店裏只即時即地的講幾句，因為我不願把我這樣形貌驚擾萍姑

娘的平安，并不坐在一塊。我說，「我的母親知道姑娘來了，一定要留姑娘安住幾天的。」萍姑娘抱歉的笑，「我就是忘記不了奶奶！——家裏實在不能就誤一天，燒了香，順便在舅家歇了兩夜。先生這一提——」模糊當中，似乎是把衣角牽到臉上。我呢，本有點生氣，要急促的攔住，結果依然慢慢一句：

「姑娘，不那樣稱呼罷。」

「阿弟就跟姑娘過日子嗎？」萍姑娘沒有話回了，我又問。

「是的，就在店裏做學徒，——阿母丟下他，只有五歲。」

我是想從萍姑娘得到什麼的，現在萍姑娘的話，萍姑娘的笑，都給我聽見了，反而使得我在搜尋，從我的並未乾枯的腦海遠遠的一角。

笑上我的臉，兒時的機智活潑真個回復了：

「姑娘！你記得嗎？我——我願我是那樣——」

唉唉，勉強終於是不行，——我怎能再那樣沿門送歡喜呢？

我立刻又省悟，我還是沒有講完的好，因為——朋友，讓我補給你聽麼？

那時萍姑娘住在我家右手，我們是十二三歲的小孩。村裏一位哥哥結婚，我去看新娘，

萍姑娘同別的姐兒們已經先我而在了。這位哥哥是遊蕩子，新娘同我們只隔一條河，平素我常常往她家玩，據說是非常憂愁的，而且染了癆瘵。我走進新房，萍姑娘搶笑道，「S！S！你惹得新娘笑，就算你有本事！」我自然是高興的不得了，捱近新娘，揭開她的面幕：

「原來是我的姐姐！——姐姐，給我笑一笑罷？」

我討得了笑，一房大笑。

十年當中，首先進了死之國的，是這位姐姐了，母親告訴我。

「我願我是那樣健壯，像小的時候。」我改變話。

「是的，奶奶纔歡喜哩！」

萍姑娘不是熟悉我病的消息嗎？這口氣！

——小人兒的鼾聲引動了我。

我們大概走了不少了罷，——那碼頭的喧囂曾經騰湧在我們的周圍，這纔覺出了。

並不同白天一樣，由灣港漸漸走進湖，這是一望內港，更深，保持着相等的寬闊。我沒有存心瞻眺，而艙篷遮蓋不了眼睛：岸上的草

，田裏的禾稼，連成一簇黑，水底則單單映出草來，星在其中閃動；遠遠平坡，也點點的發亮，告訴我那裏有人烟；時隱時現的是螢火，彷彿分外同我相識，在偵探我，他的光使我疑

到淚——

到淚——

淚，成了幕，——我以外不見了，想擠出去，我把眼閉着，——落到萍姑娘的被上了，我用指頭點印，想永遠留一個傷痕。

「唉，我要緊緊的閉！我們不是一刻一刻的在移進嗎？景色何曾為我們改變？」我枕在倚着的橫木，想。

我吃驚了，猛抬頭，躲避似的縮在一角，望着與我適纔相反的方向，是明明白白現露出來的萍姑娘！

那面龐，淒涼而有異彩，——月呵，你塗上了我的姑娘罷，那半邊呢？姑娘，給我一個完全罷！我別無所有，帶了他——同我的母親的淚，跟我到墳墓裏去，也算是——難道你不情願嗎？我想，你什麼也甘心的，只要不衝突了命運之神，只要你這一做，在你的故人是添一滴血，掉過來罷，姑娘！那邊只是空虛，就是給月亮照在水裏，也還得我纔看見這是你的影子哩！

其實我當時是極力的屏住聲息，怕他洩了我吞含未吐的一聲姐姐。

小人兒突然輾轉，我低頭，另是一副慘白而圓小，——萍姑娘已經掉過來了，然而給與我的蓬鬆黑髮，——兩面緊對着。

「姑娘，你的那弟弟是呼呼睡。」
這話我是說了。

「是的，他不再醒的。」

小人兒輕輕的被移到被上；包袱裏又拿出了一件衣服，在覆蓋着。

「S哥，你也睡一睡好。」

這是萍姑娘第二次在船上稱呼我了。

「這想看一看月亮。」我答。

我移身伏在船邊，與萍姑娘適成對角。

夜是靜的，但萍姑娘決不會分別，濕漉漉水聲裏雜了一點——自然，這並不是指那搖櫓。

我吟唱了：

「水是儘儘的流，——

儘儘的流

誰能尋得出你的蹤跡呢，

我的淚？」

我是那樣唱，叫萍姑娘懂不清我的字句，

我的意義，——這也怕是徒然的費力罷，月亮不會代我解釋嗎？

朋友，這月是怎樣的明呵，我的皮肉照得沒有了！水天真是一色，不見星，——有，水

底的天，一，兩……：不見螢火，岸上的草，

田裏是芝麻罷，却都晶瑩着；還有楊柳，低低

的，滿載露珠。而這些似乎並不是孤立，是織

在夢一般的網，這網是不可思議的伸張，青青

的是山罷，也包在當中，——終於衝破了，犬

吠！船尾又一聲：

「露不小，先生，姑娘受得起嗎？我還有

篷，兩頭也搭起來好不呢？」

我幾乎忘記了，我們之外，更有舟子，他——給我們聽到的，連這實在只有兩句。

「姑娘還是在望嗎？」我不專向誰的答着，

轉進艙來，正合——我的姑娘呵！

「S哥，你睡一睡的好，叫船家搭塊篷遮

風——我耐得住的。」

「搭起來怪悶，這樣睡可以。」

我橫躺在陰影之下！

這港我曾經走過不少的次數，却還未留心

他的方向，現在我計算，計算月的起落，希望

我這裏老是陰影，——倘若照到我的面上，萍

姑娘不害怕我是骷髏嗎？

我那能熟睡下去呢？一呼一吸，疑心吹動

了萍姑娘的淡綠衣裙。——既然答應了是睡，

除了靜靜的聽，似乎又沒有別的方法了。

「姑娘呵，不怪我好哭，高秋冷月，那裏

有這樣一聲笛呢？——你的清脆的咳嗽！」

月——噯喲，我沒有算到，船是要轉灣

的！我只得把眼閉住。

什麼蓋住了我的手，我的——我掙扎，——

眼開了。

萍姑娘端端正正攝進了月下的我的面龐，

留下是她的被包罷。

我們聽到雞叫，聽到C城第一足音，一直

到上岸，萍姑娘說：

「S哥，一路家去。」

我說：

「多謝姑娘，我去住旅館。」

(一九二五年六月)

禮部文件

凱明總長鈞鑒為內務部設立禮制編纂會與本部職權衝突亟應妥謀對付事竊自本部成立我總長及職次長就任以來雖新近少年特識學者時有反響仰賴 總長德望在人進行尚能順利所製『酒要一口一口地喝』與『女裙須長過袴脚』新禮二則均已頒行在案唯因經費支拙兼為教學所困成績稀少無庸諱言職有鑒於此正擬建議 鈞座積極進行而以籌辦『大學大學』始乃理由書猶在起草中而報紙喧傳內務部所設禮制編纂會業經組織就緒其正副會長總纂副纂及評議員等并已分別指定聘請查該會旨在制禮本部亦旨在制禮職權衝突毫無疑問內務部事前竟不與本部磋商論禮論政似均失之本部若不早日自決前途萬分黯淡職日來廢寢輟食深謀熟慮私衷以為本部適應方法不外下列數端或由我 總長及職署名通電天下宣言本部所倡制禮之議今有管管機關出任其事可謂主張已達應自行取消以示我總長只開風氣不為官之至意或以禮壞樂崩好古之士應同心戮力共籌補救為理由即日與內務部禮制編纂會妥謀合併以示我 總長躬行禮讓之盛

或竟於制禮為當今急務而該會人員頭腦腐朽學識平庸恐不勝其責本部仍應照常進行并格外勵精圖治以示我 總長保障新潮不屈不撓之真精神今事機緊急千鈞一髮職於本部興廢存亡之大計不敢自揣理合條陳所見恭呈 鈞座伏乞當機獨斷早定方針禮樂前途幸甚中國幸甚又職俸給廉薄電話車馬無力設備雖逢如此急務亦無從通電報告或命駕奉謁此呈謹交郵政局快遞想不至有誤郵資十一分并乞照會內務部刻日發還以重國款而維要政此呈 禮部總長 江紹原謹呈

民國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附呈本日民報關於禮制編纂會新聞

內國設禮制編纂會

內務總長龔心湛以年來禮制一項在政府既無規定人民亦無所適從或競尚新奇或流于簡陋內損國信外失觀瞻有意謀整齊畫一之必要擬在內部設立禮制編纂會俾資進行此事早由閣議通過在案現該會業經組織就緒正副會長由總次長自兼總纂一席已聘定江瀚充任副編纂係李某充任此外評議員無定額均由會長聘請聞業經聘定者張伯英許寶蘅郭則溎胡思義陳在中于延章錢錫寶曾彝進吳延燮廉泉何煜林步隨曹經沆等十三人云

二

快郵代電及附件均悉予從有政心發令無力佩印過癮撫躬增慚當經通電辭職制禮事務由次長代理在案頃閱來札具見急公好義鞠躬盡瘁之至意至堪嘉尚唯予退居林下禪蛻自娛無意顧問塵俗應仍請次長勉為其難酌量辦理異日禮定樂成下民於變時雍萬邦協和皆該次長之功予有厚望焉前禮部總長凱易有印

三

紹原仁兄教授次長鈞鑒：覆電計達。內務部禮制編纂會雖與本部職權似有衝突，實乃毫無關係，因該會所編纂者全係『賴脫』(Rites)而本部所管者則『哀式』(Arts)也。該會編纂當然均係『學者』熟讀三禮，此外臨時參考一點西洋禮節須知，婚喪冠祭之禮即可編成，唯一紙空文，毫無實效，祇能供楊梅竹斜橋之小書店收入石印官商快覽中而已。此之謂死禮，與『死文字』相似，足下職守在制出『活潑潑地』『鸞飛魚躍的氣象之禮』，與彼輩截不相同，大可不必管他。電文簡略，言不盡意，特再申言之。閱訖付丙。專此敬頌

勤安。 七月二十五日，凱明頓首。

再者，這些文件泄漏出去，大家一定又要說我每文章變了漏了也，這個真是——『豈有此理』